

全唐文

竹居跋廬

竹居被塵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八目錄

金獻貞

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

并序

吳武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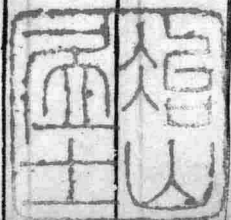
上韓舍人行軍書

上崔相公書

遺吳元濟書

遺孟簡書

諫竇易直



新開隱山記

陽朔縣廳壁題名

崔蠡

請停國忌行香奏

劾李聽疏

義激

韋慶復

鳳翔鼓角樓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八

金獻貞

獻貞元和時官衛尉卿

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

并序

夫法之體也非名非相則盲聾智者莫能觀其趣心之性也若存若亡則童蒙理者焉可測其源故有學無學纔嘗香鉢之飯二乘三乘寧得藥樹之果言禪那者卽末還本之妙門因心階道之元路歸之者銷沙劫之罪念之者獲塵刹之德况乎經年累代積行成功深之又深其極致歟

粵若位登五七聲亘三千紹佛種傳法燈卽我神行禪師
受其記焉禪師俗姓金氏東京御里人也級于常勤之子
先師安宏之兄曾孫積善薰心曩因感性年方壯室趣於
非家奉事運精律師五綴一網苦練二年更聞法朗禪師
在踰踞山傳智慧燈則詣其所頓受奧旨未經七日試問
之曲直微言冥應以卽心無心和上歎曰善哉心燈之法
盡存於汝矣勤求三歲禪伯登真慟哭粉身戀慕卽極遂
以知生風燭解滅水泡遠涉大陽專求佛慧乘危碧浪不
動安心之念對險滄州逾策護戒之情誓願堅固承佛神

威孤帆直指得到彼岸時屬凶荒盜賊亂邊勅諸州府切
令捉搦吏人遇而詰之禪師怡然而對曰貧道生緣海東
因求法而至耳吏不得自放撿繫其身廿有四旬矣於是
同侶俟其無人時說桎梏而息焉僉語之曰汝盍如此耶
答言吁我於往昔造罪業故今見罹苦甘心受之竟不脫
休斯則忍辱納汙之迹和光匿耀之事也事解遂就于志
空和上和上卽大照禪師之入室朝夕鑽仰已過三年始
開靈府授以元珠不壞微塵便撮大千經卷非舒方寸遍
遊百億佛刹常游泳於性海之深源恒翱翔乎真空之幽

際泊於和上欲滅度時灌頂授記曰往欽哉汝今歸本曉

悟迷津激揚覺海

闕

已歸寂應時豁爾得未曾有挑慧燈

於虛室凝定水於禪河故遠近見聞尊重瞻仰不可殫載
矣然後還到鷄林倡導羣蒙爲道根者誨以看心一言爲
熟器者示以方便多門通一代之祕典傳三昧之明燈實
可謂佛日再杲自暘谷法雲更起率扶桑設欲括三達罩
十方書其迹寫其功庸詎能記一分之德耳所冀道身地
久慧命天長於戲能感已盡所應方移此則導師隱顯正
必然故生平七十有六大厯十四年十月廿一日終於南

岳斷俗之寺是日也圓穹黯黯三光爲之晦冥方祇振動
萬物因茲零落甘泉忽竭魚龍驚躍其中直木先摧猿鳥
悲鳴其下於時素緇飲化遐邇同聲或聞異香飛錫空而
電奔或觀瑞雲乘杯流而雨驟泣血焚身盡心葬骨殆三
紀矣其處則懸崖萬丈流水千尋逃名洗耳之隱居拋世
遁迹之幽棲定沼泓澄深藏慧日之光空林蕭索長引禪
風之響北倚獨立之高岡西隣三藏之迥谷挂煙月於山
頭捐金玉於淵底豈惟地理之崔萃復乃靈神之洞窟也
記云雞足石室摩訶迦葉守法衣待慈氏豈非是歟世世

稱巖今見在茲成蹤自爾其狀如門門闢之期未知幾許
如是聖跡其數孔多難可詳悉耳今我三輪禪師者宿殖
衆妙本有三身心無自性悟不由他同修道業互作師資
於時安禪餘暇熟慮寰中謂言無形之理不建像而莫覩
離言之法非著文以靡傳悲夫慈父懷玉而歸窮子得寶
幾日是以招名匠畫神影造浮圖存舍利燒戒香洒定水
致懇惻於先聖將龜鏡於季葉焉有若大隱明朝之賢棲
心道境之士策念韋提之貴亞迹圓寂之徒相顧誓言我
等數人共承沙佛齊念塵僧由是稟紫氣於桂苑挺玉葉

於金枝分鸞鑣驅鳳駕休沐清河之上泛舟檝於巨川蹈
舞黃屋之下作棟梁乎大厦世上可觀於斯爲盛盛必有
衰古人所傳哀哉人世生也獨自以來死亦共誰而去歟
爾未知過隙俛仰無有是非若欲出火宅而登露地截三
有以歸一如者教網多端不如三覺助道非一隨喜爲最
故命忠直之吏勸潔淨之僧將茲有限之財造彼無窮之
福於是取石名山伐木幽谷刊翠岌構紺宇庶幾標萬古
之景跡歷千秋而不雕所謂人能宏道豈虛言哉善逝遺
法付囑國家良有以也僕以狂簡無材忸怩有愧欲贊元

化輒錄短懷未淨一心之地詎升三學之堂冀將螢火之
燭竊助明景之暉前識早計焉可以攬指求月剖卵責晨
也哉惟願天池有涸願海無涯水旱焦浸碑銘固存然後
汙汙有識蠢蠢含靈灌法水於神器長道牙於心田永出
愛欲之泥齊登涅槃盤之岸云爾其詞曰

深哉覺海量等虛空無名無相寂寂融融就中最勝三學
爲宗心心傳祖言語難通初因佛起來詣溟東誰能神解
則我禪公辭親捨室超出樊籠入山求道踰海尋蹤韜光
被苦策念成功師資每遇目擊相逢凝神壁觀獨步唐中

還歸日域引導羣蒙逗機應物授藥無窮茲緣已畢化被
天宮遺形空谷脫影雲峯同聲輻湊擗踊摧胸八光已滅
追戀何終有一真僧親承法要神會一如心藏衆妙非言
非默卽寂卽照出定慙憶偏哀淺識彩畫神影容儀不忒
更造浮圖再修功德萬古千年傳燈軌則金城鼎族紫府
親皇一心若海百谷爲王前修激發結願平章齊沾法雨
同遇佛光清河舟楫黃屋棟梁寰中所望以此爲昌儻來
若夢榮落無常涅槃迢遞何不貯糧勸僧潔行選士忠良
刻銘雕石卜地成堂山崩海竭此欲無央日居月諸茲文

久彰上從有

闕二字

至金剛四生蠢蠢三界汙汙飡禪悅食

飲解脫漿咸臻覺道速詣真場

吳武陵

武陵信州人元和初進士官太學博士出爲韶州刺史以

贓貶播州司戶參軍

上韓舍人行軍書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畧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

子之心哉若曰我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宏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鬪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旨

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
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
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
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
奏聞而後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旨事無巨細
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卽
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
卽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結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
相之人旣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旣定則明斥

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
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
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畧也夫臨機制變又
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
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
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
以三千五百人謝元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
立鴻勲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
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